



洋洋大观的国学典籍 值得收藏的经典读本

品读国学经典 汲取国学智慧

国学经典

一本通

《国学经典一本通》编委会 编著

国学经典中蕴藏着中华五千年文明和智慧的精髓，它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客观环境，维系着中华文化之根。学习国学，品读经典，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更能从中学会为人处世的道理。

中国华侨出版社



快速掌握国学精粹的经典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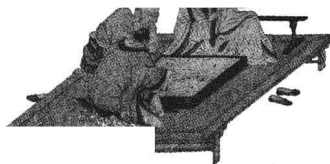
国学经典

一本通

(第四卷)

《国学经典一本通》编委会 编著

藏书章



中国华侨出版社

离娄章句上

原文

孟子曰：“离娄之明^①、公输子之巧^②，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师旷之聪^③，不以六律^④，不能正五音^⑤；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⑥，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云^⑦：‘不愆不忘^⑧，率由旧章^⑨。’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

注释

①离娄：相传为黄帝时人，目力极强，能于百步之外望见秋毫之末。②公输子：即公输班（“班”也被写成“般”、“盘”），鲁国人，所以又叫鲁班，古代著名的巧匠。约生活于鲁定公或者哀公的时代，年岁比孔子小，比墨子大。事迹见于《礼记·檀弓》、《战国策》、《墨子》等书。③师旷：春秋时晋国的乐师，古代极有名的音乐家。事迹见于《左传》、《礼记》、《国语》等。④六律：中国古代将音律分为阴吕、阳律两部分，各有六种音。六律即阳律的六音，分别是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黄钟。⑤五音：中国古代音阶名称，即宫、商、角、徵、羽，相当于简谱中的1、2、3、5、6这五音。⑥闻：名声。⑦《诗》云：引自《诗经·大雅·假乐》。⑧愆：过失。⑨率：遵循。

译文

孟子说：“就算有离娄那样明敏的

视力，公输般那样精巧的手艺，如果不用圆规和曲尺，就不能画出准确的方形和圆形；就算有师旷那样强的辨音能力，如果不用六律，就不能校正好五音；就算有尧舜那样高明的政治素养，如果不实行仁政，就不能把天下治理好。现在一些诸侯尽管有仁爱的心思和仁爱的声望，可是老百姓却不能蒙受他们的恩泽，他们不足为后世的人所效法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奉行先代圣王之道。所以说，单有善念不够凭借来办好政治，只有良法不能自动执行，只有二者密切配合，才能做到法行政举。《诗》里说过：‘不要犯偏差，也不要有所遗漏，一切循照旧的规章。’遵循古先圣王的法规行事而产生过失，几乎是从来没有的事。古代圣人既竭尽自己的目力进行测绘，接着又用圆规、曲尺、水平仪和绳墨来造方的、圆的、平的、直的各种东西，那些东西便用之不尽了；古代圣人既竭尽自己的听力来辨音，接着又用六律来校正五音，这种经过校正的音调也就用之不尽了。古代圣王既竭尽心思来考虑政事，接着又实行了从不忍人出发的仁政，这样他的仁爱便广被天下万民了。所以说，堆高山就必须凭借原有的丘陵高地，挖深池就必须利用原有的河流沼泽。办理政治不凭借行之有效的古先圣王之道，能称得上是明智吗？”

原文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①，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诗》曰^②：‘天之方蹙^③，无然泄泄^④！’泄泄，犹沓沓也。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⑤，犹沓沓

也。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

注释

①揆：度量。②《诗》曰：引自《诗经·大雅·板》。③蹶：动。④泄泄：多言，话多。⑤非：诋毁。

译文

“所以只有仁爱的人才适合处在较高的统治地位上；不仁爱的人处在较高的位子上，这就等于把他的劣迹散播到群众中去。在上的国君没有掌握正确的道术用以揣测天意民心，在下的臣民没有正确的法度可供遵守，朝廷上不相信道义，下面的工匠们否认尺度，做官的人违反义理，老百姓轻犯刑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还能存在，那真是侥幸的事。所以说，城墙不坚牢，武器装备不足，不是国家的灾难；农田没有开发，财富没有收聚，不是国家的祸害；只有在上位的人不讲礼义，居于臣下的人又不愿意学习，造反的老百姓起来了，那亡国的日子就没有多远了。《诗》里又说：‘老天正要降祸乱，不要多嘴多舌来附和。’‘泄泄’和‘沓沓’差不多，都是嘈杂多言随声附和的意思。事君不过问做得对不对，进退不讲究礼法，开口便诋毁先代圣王之道，这种人跟多言无义的‘沓沓’者是一路货色。所以，责求君主行他所认为难行的事——即行先王的仁政，就叫做‘恭’，向君主陈说善道，阻塞邪念，就叫做‘敬’，认为‘我的君主不能行仁政’，就叫做‘贼’有贼害的意思。”

原文

孟子曰：“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

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①，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

注释

①幽、厉：谥号名。《逸周书·谥法解》说：“动祭乱常曰幽，杀戮无辜曰厉。”②《诗》云：出自《诗经·大雅·荡》。

译文

孟子说：“圆规和曲尺，是最方最圆无以复加的极则，同样，古代圣人也是做人到达尽善尽美地步的极限。想做一个好的君主，便要尽君主之道；想做一个好的臣子，便要尽臣子之道。二者都不过是要效法尧舜罢了。不用舜侍奉尧的忠诚态度侍奉自己的君主，便是不尊敬君主的人；不用尧治理百姓的挚爱心情治理自己的百姓，便是残害百姓的人。”孔子说过：‘治理国家的方法不外两种，也即是行仁政与不行仁政罢了。’一个君主残暴地虐待他的老百姓，其后果是：重则本身被杀，国家灭亡；轻则本身危险，国势削弱；死后蒙上‘幽’‘厉’的恶名，后代尽管出了有作为的子孙，那怕经过了百多代，也是更改不了这种坏名声的。《诗》里的这么两句话：‘殷商的鉴戒并不在远，就在夏的朝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原文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①；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②。”

注释

①宗庙：这里指采邑（封地），因为卿大夫先有采邑然后才有宗庙。②强：勉强。

译文

孟子说：“夏商周三代的开国之君禹、汤、文武得到天下是由于仁爱，它们的末代君主桀、纣、幽厉失去天下则是因为不施行仁政。诸侯国家兴盛、衰败和生存，这正是它们灭亡的原因。天子要是不仁，就不能保住四海之内的土地（即天下）；诸侯要是不仁，就不能保住国家；公卿大夫要是不仁，就不能保住祖先的宗庙；士子和老百姓要是不仁，就不能保全自己的身体。现在有些人讨厌死亡，但却乐意干坏事，这就跟不喜欢喝醉酒却又偏偏要勉强去喝酒的人一样。”

原文

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①：‘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注释

①《诗》云：出自《诗经·大雅·文王》。

译文

孟子说：“自己爱别人，别人却不爱自己，自己便需要反躬自问：‘难道是我对别人的仁爱还不够吗？’自己管理（或领导）别人，别人却不服管理（或领导），自己便应该反躬自问：‘难道是我智谋不够吗？’自己对别人很有礼貌，别人却不加理睬，自己便应该反躬自问：‘难道是我恭敬还不够吗？’凡是自己的行为没有得到预期效果的都要反过来从自己身上去找原因，自身做对了，天下的人自然而然会归向自己。《诗》里就说过这样的话：‘永远修德配天命，多福还得自己求。’”

原文

孟子曰：“人有恒言^①，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②，国之本在家，

家之本在身。”

注释

①恒：经常。②本：根本。

译文

孟子说：“人们有句口头常说的，都说是‘天下国家’。可见天下的根本在国，国的根本在家，家的根本则在于各个人本身。”

原文

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①。巨室之所慕^②，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③。”

注释

①巨室：庞大的家族，指当时具有较大政治影响力的卿大夫的家族。②慕：倾慕、仰慕。③沛然：声势浩大的样子。

译文

孟子说：“办理政治并不难，关键在于自己修身养性，不得罪那些很有影响的贤卿大夫的家族。因为那些贤卿大夫的家族所仰慕的，一国的人便也都会争着仰慕；一国的人所仰慕的，普天下的人便同样会争着仰慕，所以你的德教便会声势浩大、不可遏抑地充溢于天下了。”

原文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齐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涕出而女于吴^①。今也小国师大国而耻受命焉，是犹弟子而耻受命于先师也。如耻之，莫若师文王。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诗》云^②：‘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裸将于京^③。’孔

子曰：‘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诗》云①：‘谁能执热，逝不以濯？’”

注释

①涕出而女于吴：事见《说苑·权谋》记载。齐景公惧怕吴王阖闾伐齐，不得已把女儿嫁给阖闾。送别女儿时，哭着说：“余死不汝见矣。”又说：“余有齐国之固，不能以令诸侯，又不能听，是生乱也。寡人闻之，不能令，则莫若从。”②《诗》云：出自《诗经·大雅·文王》。③裸：宗庙祭祀的一种仪式，把郁鬯酒浇在地上以迎接鬼神。将：助。④《诗》云：出自《诗经·大雅·柔桑》。

译文

孟子说：“天下太平、政治上了轨道的时候，道德平庸的人供道德高尚的人役使，才能一般的人供才能高超的人役使；天下不太平、政治乱了套的时候，小国被大国奴役，弱国被强国奴役。这两种情况，都是天的意志所决定的。顺从天意的就能生存，违背天意的就要灭亡。齐景公说过：‘既没有能力命令别人，又不愿接受别人的命令，这是自绝于人。’他只得流着眼泪把女儿嫁给了吴国。现在一些小国学着大国一样奢侈享乐，却又不愿意接受大国的命令，这就跟学生把接受老师的命令看做是耻辱一样。要是果真以为可耻，就不如效法文王。效法文王，大国只消五年，小国只消七年，就一定可以统治整个天下了。《诗》里说过：‘商朝的子孙，人数不下十万，上帝既已授命文王，他们也只好向周朝臣服。他们臣服于周廷，可见上天的弃和取不一定，殷朝的臣子壮美而又聪敏，他们将要去灌酒助祭于周京。’孔子说过：‘仁者力量的大小是不能以人数的多少来判定的。如果国君爱好仁德，他就会无敌于天

下。’现在有些人一心想自己无敌于天下却又不施行仁政，这就像是想手执烫东西而又不愿用冷水浇手一样。《诗》中说得好：‘谁能手执烫东西，却不用水来浇濯？’”

原文

孟子曰：“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①，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②，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③，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注释

①菑：同“灾”。②沧浪：前人有多种解释。或认为是水名（汉水支流），或认为是地名（湖北均县北），或认为是指水的颜色（青苍色）。③濯：洗。缨：系帽子的丝带。

译文

孟子说：“对于那些不施仁爱的人，怎可用言辞来说服他们呢？处境危险，他们却视为安全，灾祸临头，他们却视为大吉大利，分明是自取灭亡的勾当（指不施仁爱），他们却当做无上的快乐。如果不仁的人可用言辞说服的话，那世上怎么还会有什么亡国败家的惨剧发生呢？从前有个儿童唱着一首这样的歌：‘碧绿的河水清又清，可以洗我帽上的缨；碧绿的河水忽变浊，可以洗我的泥巴脚。’孔子在一旁听了说：‘后生们听呀！水清就可以洗帽绳，水浊就只能洗脚了。这都是由水本身的性质决定的。’由此可见，人们一定是自己先有招致侮辱的言行，然后别人才敢侮辱他；一个家庭一定是自己先出现了漏洞，然后别人才会来毁坏它；一个国家

一定是自己先给人以讨伐的借口，然后别人才来讨伐它。《尚书·太甲篇》的‘天造的孽，人们还可以逃避；如果是自己造下孽，那就活也活不了’。就是这个意思。”

原文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①。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圯也^②。故为渊驱鱼者，獮也；为丛驱爵者^③，鹬也^④；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⑤；苟为不畜，终身不得。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诗》云^⑥：‘其何能淑^⑦，载胥及溺^⑧。’此之谓也。”

注释

① 尔也：如此罢了。② 圯：同“旷”，旷野。③ 爵：同“雀”。④ 鹬：一种像鸱鸺的猛禽。⑤ 艾：即陈艾，常用于灸病，存放时间越久，疗效越好。⑥ 《诗》云：引自《诗经·大雅·桑柔》。⑦ 淑：善，好。⑧ 胥：相。及：与。溺：落水。

译文

孟子说：“桀、纣两个暴君之所以会丧失天下，是由于失去了老百姓的拥护；而失去老百姓拥护的原因，又是因为失去了民心。要得到天下有它的方法：得到天下老百姓的拥护，就能得到天下；得到天下老百姓拥护有它的方法：得到天下的民心，便能得到天下老百姓的拥护；得到天下的民心有它的方法：他们所需要的，便替他们收聚起来，他们所不愿意接受的，便不要强加到他们的头上去，不过这样罢了，难道

还有别的什么窍门吗？老百姓的归向于仁政，就像水往低处流，兽朝旷野跑。所以替深渊赶来游鱼的是水獭；替森林赶来飞鸟的是鸱鸺；替汤王和武王赶来老百姓的是夏桀和商纣。现在天下的国君中只要有爱好仁德、施行仁政的，那么其他的诸侯便都会替他把老百姓赶到境内来。这样的好国君，就算他不想统一天下，也是办不到的。现在那些妄想统一天下的人，就好像患了七年的久病，需要谋取三年的陈艾来医治一样。如果平时不去蓄藏，那就一辈子也得不到。一个国君如果对施仁政不感兴趣，那他就要一辈子处在忧愁和受凌辱之中，一直到他死亡。《诗》里说过：‘这样子胡作非为又怎么能把事办好，到头来还是一块儿沉深渊。’说的就是这种人。”

原文

孟子曰：“自暴者^①，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②，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注释

① 暴：损害，糟蹋。② 非：诋毁。

译文

孟子说：“一个自暴自弃的人，不能跟他谈正经话；一个自弃的人，不可以跟他有所作为。一个人讲起话来诋毁礼义，叫做‘自暴’；自认为不能心怀仁德、行合正道，叫做‘自弃’。仁，是人平安居住的住宅；义，是人应走的正路。空着住宅而不居住，舍弃了正路而不走，这是多么令人悲哀的事情啊！”

原文

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诸远^①，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②，而天下平。”

注释

①迩：近。②亲其亲，长其长：亲爱自己的双亲，尊敬自己的长辈。

译文

孟子说：“治理天下的方法本来就在近处，却要丢下它向远处去求，自然那方法就离人更远了，治理天下的事本是轻而易举的，却要向难处去寻找，事情反而更难办了。只要人人各自亲爱自己的双亲，各自尊敬自己的长辈，那么天下自然就可以治理好了。”

原文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获于上^①，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注释

①获于上：《礼记》、《中庸》也有这几句，郑玄注云：“获，得也。”获于上，是获得上级的信任之意。

译文

孟子说：“身处在下面的职位却不能得到上司的信任，便不可能治理好百姓。获得上司的信任有它的方法，一个人不被朋友所信任，便得不到上司的信任了，得到朋友的信任有它的方法，一个人侍奉父母却不能得到父母的欢心，便不会得到朋友信任了。得到父母的欢心有它的方法，一个人反省自身，缺乏诚意，便得不到父母的欢心了。要使本身具备诚心有它的方法，一个人不懂得什么是善，本身也就不会具备诚心了。所以诚心善性是天赋予人的优良本性；考虑保持和发扬这种诚心善性是为努力。一个人做到了至诚无伪而人们却不被感动，是绝对没有的事；缺乏诚

心的人是不能感动别人的。”

原文

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①，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②。’太公辟纣^③，居东海之滨^④，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

注释

①北海之滨：其地在今濒临渤海的河北昌黎一带。②西伯：即周文王。③太公：即姜太公，因祖先曾封于吕地，故又姓吕，名尚，字子牙，号太公望。曾辅佐文王、武王灭商建立周朝。④东海之滨：其地在今山东莒县东部。

译文

孟子说：“伯夷逃避暴君纣王的统治，隐居在北海边上，听说文王兴盛起来了，精神振奋地说：‘我为什么不归到那里去呢！我听说西伯是善于奉养老人的人。’太公姜尚逃避暴君纣王的统治，隐居在东海边上，听说文王兴盛起来了，精神振奋地说：‘我为什么不归到那里去呢！我听说西伯是善于奉养老人的人。’伯夷和太公二位老人，是天下德高望重的著名老人，而他们都归到西伯（即文王）那里去，这就等于是天下的父老归向西伯了。天下的父老都归向他，他们的儿子一辈不归向他又归向谁呢？当今的诸侯们中如果有效法文王愿意实行仁政的，用不了七年时间，就一定能统一天下了。”

原文

孟子曰：“求也为季氏宰^①，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

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

注释

①求也为季氏宰：求，冉求，孔子弟子。季氏，指季康子，鲁国卿。

译文

孟子说：“冉求虽然做了鲁国公卿季康子的家臣，没有能力改变他的所作所为，却帮着他向老百姓征收比往日增加一倍的粮谷。孔子说：‘冉求，已经不是我们中的人了，弟子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去责数他的过错！’从这件事看来，凡是去帮助不行仁政的君主搜刮财富的人，都是被孔子所唾弃的；何况对于那些为霸主们去努力作战的人呢！为了争夺土地而进行战争，往往杀人遍野；为了争夺城池而进行战争，往往杀人满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为了土地而吞噬人肉，这种人罪大恶极，处以死刑还不足以偿还他们的罪恶。所以那些能征惯战的人应该受到最重的刑罚，那些搞‘合纵连横’唆使诸侯们拉帮结伙互相攻战的人该受次一等的刑罚，那些迫使百姓开荒山、尽地力以增加霸主们赋税收入的人也该受到更次一等的刑罚。”

原文

孟子曰：“存乎人者^①，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②；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③。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④？”

注释

①存：察。②瞭：明。③眊：不明，蒙。④廋：藏匿。

译文

孟子说：“观察人的方法，没有比观察人的眼睛更好了。眼睛不能掩盖人们内心的丑恶。一个人心中正直，眼睛

就显得清明；心中不正直，眼睛看上去就不免昏花。听一个人的话，观察他的眼神，这个人内心的好坏又怎么能隐藏得了呢？”

原文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侮夺人之君，惟恐不顺焉^①，恶得为恭俭？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

注释

①顺：顺从。

译文

孟子说：“一个真正恭敬的人不会侮辱别人，一个真正俭朴的人不会掠夺别人。那些侮辱、掠夺别人的君主，生怕别人不顺从他的欲望，又怎么做得到恭俭呢？恭俭这两种美德难道是可以单凭悦耳的声音和讨好的笑脸做得出来的吗？”

原文

淳于髡曰^①：“男女授受不亲，礼与？”

孟子曰：“礼也。”

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子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②。”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注释

①淳于髡：齐国著名辩士，曾在齐威王、齐宣王和梁惠王的朝廷做官。事迹见于《战国策·齐策》、《史记·孟荀列传》、《史记·滑稽列传》等。②权：本指秤锤，衡量轻重。引申为衡量轻重而变通处理，即变通之意。

译文

淳于髡问孟子道：“男女之间不亲

手递接东西，这是礼制规定的吗？”

孟子说：“是礼制的规定。”

淳于髡又说：“要是自己的嫂嫂掉进河里，那么，是不是要用手去援救她上岸呢？”

孟子说：“自己的嫂嫂掉进河里而不用手去援救，这是豺狼的行为。男女之间不亲手递接东西，这是礼制的规定；自己的嫂嫂掉进河里，可以直接用手去拉她上岸，这是变通的办法。”

淳于髡说：“现在天下像掉进了深渊，你却不救助，为什么呢？”

孟子说：“现在天下的人就像掉进了深渊中，得用道去援救；自己的嫂嫂掉进了河里，要用手去拉她——难道您要用手去救援掉进深渊中的天下老百姓吗？”

原文

公孙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孟子曰：“势不行也^①。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②。父子相夷，则恶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③。”

注释

①势：情势。②夷：伤害。③祥：好的、有福的。

译文

公孙丑问道：“做君子的不亲自教育儿子，是什么缘故呢？”

孟子答道：“这是由于情势上行不通。执教的人一定要用正道理去教育学生，用正道理而不发生效果，执教的人随之而来的往往是被激怒，执教的人一旦被激怒，就反而伤了双方的感情。儿子心里会这样非议父亲：“您搬出正道理来一本正经地教育我，您自己的所作所

为却并未合乎正道理。”这就伤了父子的感情。父子失和，可就坏了。古时候人们相互交换儿子来进行教育，父子之间避免互相拿正道理来责求对方。父子之间互相拿正道理来责求对方，彼此就会因此产生隔膜，彼此之间有了隔膜，那是最糟糕的事。”

原文

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养曾皙^①，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皙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余，曰：‘亡矣’——将以复进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

注释

①曾子：即曾参，春秋时鲁国人，与他的父亲曾皙同为孔子的弟子。

译文

孟子说：“侍奉谁最为重要呢？侍奉父母最为重要；操守什么最为重要呢？操守一个人自身，使它不陷于不义最为重要。不让自身陷于不义而又能侍奉好他的父母的人，我听说过；本身陷于不义，却能侍奉好父母的人，我没有听说过。什么长者不应该侍奉呢？可侍奉父母却是最根本的；什么正义的事不应该坚持呢？使操守本身不陷于不义却是最根本的。曾子奉养他父亲曾皙，每顿饭一定要备办酒肉；用完餐将要撤去杯盘时，一定得请示父亲，余下的酒肉给谁吃；父亲要是问还有没有剩余，一定回答说有。曾皙死后，曾元奉养曾子，每顿饭也还是有酒肉，但用完膳将要撤席时，却不请示剩余的酒菜给谁

吃；碰到父亲问还有没有剩余，就回答说没有了——为的是好将剩余的酒菜下餐再送上给父亲吃。这就是所谓养口体的。像曾子，就称得上说是顺从亲意（不单是养口体而已）。侍奉双亲能做到像曾子那样，就算行了。”

原文

孟子曰：“人不足与适也^①，政不足间也，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注释

①适：同“谪”，谴责，指责。

译文

孟子说：“对那些当权的小人不值得去指责，对他们的政治也不值得去非议；只有大德的人才能纠正君主思想上的错误。在一个国家内，君主是起决定作用：君主存心仁爱，下面便没有不存心仁爱的；君主行事合宜，下面便没有不行事合宜的；君主作风正派，下面便没有不正派的。君主得到端正，整个国家便自己安定了。”

原文

孟子曰：“有不虞之誉^①，有求全之毁。”

注释

①虞：预料。

译文

孟子说：“有出乎意料之外的赞誉，也有本求无过而偏遭诋毁的事。”

原文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①，无责耳矣^②。”

注释

①易：轻易。言：发表言论。②责：责任。

译文

孟子说：“人们之所以轻易发表言

论，不过是因为他没有必要负什么责任罢了。”

原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①。”

注释

①患：毛病、缺点。好：喜欢、爱好。

译文

孟子说：“人们的毛病，在于（缺乏自知之明）遇事喜欢充当人家的老师。”

原文

乐正子从于子敖之齐。

乐正子见孟子。孟子曰：“子亦来见我乎？”

曰：“先生何为出此言也？”

曰：“子来几日矣？”

曰：“昔者^①。”

曰：“昔者，则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曰：“舍馆未定^②。”

曰：“子闻之也，舍馆定，然后求见长者乎？”

曰：“克有罪。”

注释

①昔者：昨天。②舍馆：指住宿的地方。

译文

乐正子跟随王子敖来到了齐国。

乐正子谒见孟子。孟子说：“你会来见我吗？”

乐正子说：“先生为什么讲出这样的话来呢？”

孟子反问：“你来了几天了？”

乐正子答道：“前些日子来的。”

孟子说：“既然你是前些日子来的，那么我说这样的话，不也是可以的吗？”

乐正子解释道：“因为客馆还没有定，所以来迟了些。”

孟子说：“你听说过，等客馆定下了，然后才来谒见长辈吗？”

乐正子说：“这个是我有过错。”

原文

孟子谓乐正子曰：“子之从于子敖来，徒哺啜也^①。我不意子学古之道而以哺啜也。”

注释

①哺啜：吃吃喝喝。

译文

孟子对乐正子说：“你的随从王子敖来齐国，只不过是為了饮食。我真没有想到你学了古人的大道，却拿来谋取饮食呢。”

原文

孟子曰：“不孝有三^①，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②，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注释

①不孝有三：不孝的三件事是：一、对父母的过错阿意曲从，使父母陷入不义；二、家境贫困，父母年老，却不愿当官求俸禄以供养父母；三、不娶妻子，没有儿子，断绝了后代。②舜不告而娶：传说舜的父亲凶狠愚蠢，舜如果告诉他娶妻的事，肯定得不到他同意。不禀告不合礼，没有后代又是最大的不孝，两相权衡，只好“不告而娶”。

译文

孟子说：“按礼制规定，对父母不孝的事有三件，其中又以没有子孙后代为最大。娶妻本应先告诉父母，帝舜不告诉父母而娶尧的两个女儿为妻，就是因为担心绝了后代，所以在明理的君子看起来，他就算没有禀告父母，也和禀告了是一样的。”

原文

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

去是也^①；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②；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③，恶可已^④，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注释

①去：背离。②文：指修饰。③恶：通“勿”。④已：停止。

译文

孟子说：“仁的实质，侍奉父母便是；义的实质，顺从兄长便是；智的实质，便是透彻地了解这两者的道理而执著地守着它片刻不离；礼的实质，便是调节这两者，即使它们不文过其实，又不失应有的礼仪；乐的实质，便是喜爱这二者，快乐也就自然地产生了；快乐一产生就无法再遏止了，快乐无法遏止，就情不自禁地要手舞足蹈起来了。”

原文

孟子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底豫^①，瞽瞍底豫而天下化^②，瞽瞍底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

注释

①瞽瞍：舜的父亲。底：致。豫：乐。②化：感化。

译文

孟子说：“天下的人都很高兴，并且将要归附于自己；把天下的人征服并将归附于自己，看得像草芥一样不那么重要，只有舜是这样。在舜的眼中看来，儿子与父母的关系相处得不好，不可以做人；儿子不能事事顺从父母的心意，便不成其为儿子。所以，舜尽了一切事亲之道而使瞽瞍由不高兴到高兴了，瞽瞍由不高兴到高兴了，于是普天下的人都受到了感化；瞽瞍由不高兴到高兴了，于是天下作为父子的伦常关系也自此确定了，这就叫做大孝。”

离娄章句下

原文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①，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②，卒于毕郢^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④，先圣后圣，其揆一也^⑤。”

注释

①诸冯：与下文的负夏、鸣条，皆古地名，具体所在已无法确指，传说都在今山东省。②岐周：岐，即今陕西岐山县东北的岐山；“周”是国名。③毕郢：地名，在今陕西咸阳市东部。④符节：古代朝廷用作凭证的信物，用金、玉、竹、铜、木等制作，形状不一，上写文字，剖分为二，双方各执一半，使用时将两半相合以验真假。⑤揆：尺度，准则。

译文

孟子说：“舜出生在诸冯，迁居到负夏，死在鸣条，是东方边远地区人。文王出生在岐周，死在毕郢，是西方边远地区人。地域相距一千多里，时代相隔一千多年。当他们得志后在中国实现他们的抱负，简直没有两样，前代的圣人和后代的圣人，他们的准则都是一个样。”

原文

子产听郑国之政^①，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②。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③，徒杠成^④；十二月，舆梁成^⑤，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⑥，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

注释

①子产：姓公孙，名侨，字子产，春秋时郑国的贤宰相。②乘舆：指子产

乘坐的车子。溱洧：两条河水的名称，会合于河南密县。③十一月：周历十一月为夏历九月，下文十二月为夏历十月。④徒杠：可供人徒步行走的小桥。⑤舆梁：能通车马的大桥。⑥辟：开辟，即开道的意思。

译文

子产在郑国当政，用他自己乘坐的车子在溱水和洧水那里把行人渡过去。孟子说：“这只是小恩小惠，却并不懂得如何办好政事。要是十一月过人的小桥修成了，十二月过车辆的大桥修成了，老百姓便不会再为渡河的事担忧了。在上面做官的君子如果办好了政事，哪怕是出去时鸣锣开道，叫行人回避自己也是行得通的，又怎能去一一地帮助行人渡河呢？所以办理政事的人要讨得每个人欢心，那时间也是不够用的呢。”

原文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王曰：“礼，为旧君有服^①。何如斯可为服矣？”

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②；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雠。寇雠，何服之有？”

注释

①为旧君有服：指离职的臣子为原先的君主服孝。②极：穷困，这里作使动用法，意思是使其处境极端困难。

译文

孟子告诉齐宣王说：“君主把臣下

看得如同自己的手足，臣下就会把君主看得如同自己的腹心；君主把臣下看得如同狗马，臣下就会把君主看得如同普通人；君主把臣下看得如同土块草芥一样不值钱，臣下就会把君主看得像仇敌一样。”

宣王听了这些话，心里觉得有些过分，便故意问道：“礼制规定：不在职了的臣下还得为旧日的君主穿一定的孝服，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为旧日的君主服孝呢？”

孟子说：“如果臣下劝善规过的话他照办了，好的建议他听取了，因而恩惠下达到了老百姓身上；臣下因故必须离国时，君主就派人引导护送他安全出境，又事先打发人到他所要去的地方布置妥善，并到处宣传他的长处优点；离国三年之后还没有回来，然后才收回他的采地和房屋。这就叫做三有礼。君主能做到这样，臣下在他死后就会为他服孝。现在做臣下的人，劝善规过的话不被接受，正确的建议不去采纳，因而恩惠也不达到老百姓身上；臣下因故离国时，君主就派人逮捕他的家人亲属，又故意在他所要去的地方制造种种困难，置他于死地；刚一离开，便没收他的采地和房屋。这便叫做仇敌。既然是仇敌，还服什么孝呢？”

原文

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①；无罪而戮民^②，则士可以徙^③。”

注释

①去：离开。②戮：杀戮。③徙：迁徙。

译文

孟子说：“君主杀害无辜的士人，做大夫的就可以离开这个国家；没有原因地屠杀老百姓，做士人的就可以迁往别处。”

原文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①；君义，

莫不义。”

注释

①莫：没有。

译文

孟子说：“君主存心仁爱，下面的臣民便无不存心仁爱的；君主行事合宜，下面的臣民便没有行事不合宜。”

原文

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①。”

注释

①大人：有德行的君子。

译文

孟子说：“似是而非的礼，似是而非的义，有大德的君子是不做的。”

原文

孟子曰：“中也养不中^①，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才^②。”

注释

①中：指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代指品德好的人。养：培养、熏陶、教育。②其间不能以才：省略了“以寸量”的“量”字。

译文

孟子说：“道德修养高尚的贤者应该熏陶培育道德修养不高的人，有才智的能人应该熏陶培育才智低下的人，所以人们愿意家里有贤能的父兄。要是道德修养高尚的贤者抛弃道德修养不高的人，有才智的能人抛弃才智低下的人，那么，贤和不贤两种人之间的距离，简直不能用分寸去量了。”

原文

孟子曰：“人有不为也^①，而后可以有为^②。”

注释

①为：作为。②而后：然后。

译文

孟子说：“人只有对某些事舍弃不干，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

原文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①，当如后患何？”

注释

①不善：不好、缺点。

译文

孟子说：“专爱说别人的坏话，一旦因此而引起后患，应当怎么办呢？”

原文

孟子曰：“仲尼不为已甚者^①。”

注释

①甚：过分、过头。

译文

孟子说：“孔子不做过头的事。”

原文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①，行不必果^②，惟义所在^③。”

注释

①信：信守承诺。②果：结果。
③义：义理、道义。

译文

孟子说：“作为有道德修养的君子，讲的话不一定句句守信，做的事不一定件件果断彻底，只看怎样说怎样做更为合适。”

原文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①。”

注释

①赤子：婴儿。

译文

孟子说：“所谓大人，就是没有失去他那爱老百姓如同爱婴儿一样的心的人。”

原文

孟子曰：“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①，惟送死可以当大事^②。”

注释

①养生：在父母生前奉养。②送死：置办父母的丧事。

译文

孟子说：“生前奉养父母不能算是大事，只有死后给他们办好丧事才称得上是大事。”

原文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①；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②。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注释

①资：积累。②原：同“源”。

译文

孟子说：“君子沿着正确的路子对学问进行高深的造诣，目的就是要使自己自觉地得到学问。自己自觉地求得的学问，就能心安理得地坚守它；能心安理得地坚守它，日积月累，就能积蓄深广；积蓄深广，便能随心所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左右逢源，所以君子贵在自己自觉地求得学问。”

原文

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①。”

注释

①反：返回，通“返”。约：简明、扼要。

译文

孟子说：“广泛地学习，详尽地解说，目的是要达到融会贯通，回到最简明最扼要的地步。”

原文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①，未有能服

人者也；以善养人^②，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注释

①善：擅长。②养：教育。

译文

孟子说：“拿自己的长处去折服别人，没有人肯折服的；拿自己的长处去教育帮助别人，使别人也能获得这些长处，然后才能叫天下的人心服。天下的人不归心而能够统一天下的，是绝对不会有事。”

原文

孟子曰：“言无实不祥^①。不祥之实^②，蔽贤者当之。”

注释

①实：实际。②祥：好。

译文

孟子说：“言语没有有实际内容而不好。只有那些阻碍进用贤者的人，才是不好的哩。”

原文

徐子曰^①：“仲尼亟称于水^②，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

孟子曰：“原泉混混^③，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④，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⑤。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濶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⑥，君子耻之。”

注释

①徐子：姓徐，名辟，孟子弟子。
②亟：屡次。③混混：通“滚滚”，水势盛大的样子。④科：坎。⑤是之取尔：“取是尔”的倒装句，取这个罢了。
⑥声闻：名声，名誉。

译文

徐辟说：“孔子曾多次赞美水道：‘水啊，水啊！’请问他对于水取的是什么呢？”

孟子说：“有本有源的泉水滚滚奔

流，不分白天黑夜，注满空坑后又继续前进，一直到达大海。凡是做事重视本体的便是这样，孔子所取的不过是这一点罢了。如果是无本无源，就像七八月间大雨滂沱，一下子沟沟洼洼水都满了，可是它的干涸却不必等待多久的时间。所以声誉如果超过了实际，就像无源之水，表面上一时浩浩荡荡，有道德的君子常把它看做是一种耻辱。”

原文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①，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注释

①几希：少，一点点。

译文

孟子说：“人类所赖以区别于禽兽的地方很少，对于这很少的区别，一般老百姓抛弃它，君子保存了它。舜对于众多事物的道理能明了，对于人们的常情能洞察，所以他能很自然地走上仁义的道路，而不是勉强地去行仁义。”

原文

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①。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武王不泄迩^②，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注释

①方：常规。②泄迩：泄，狎；迩，近。

译文

孟子说：“夏禹讨厌人家进献美酒，却爱听有益的话。商汤坚持中正之道，但起用贤人却能通权达变，打破常规。周文王看待老百姓，就像他们受了伤一样，百般抚慰。分明已接触到了道，却

好像还没有看到一样，追求不懈。周武王不轻慢常在身边的近臣，也不忘怀散在他方的远臣。周公常常想要兼学夏、商、周三代的贤王，来实践禹、汤、文、武四位君主所开创的业绩；遇到有与他们不合的地方，便仰起头细加思考，不分白天黑夜；一旦侥幸豁然贯通，便兴奋得坐着等待天亮好立即拿去实行。”

原文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①。晋之《乘》^②，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注释

①《春秋》：各国史书的通称。又，相传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编年体鲁《春秋》。据上下文，这里的《春秋》似指前者。
②《乘》：晋史书名。下文《梼杌》、《春秋》分别是楚国、鲁国史书名。

译文

孟子说：“圣王采诗的盛举废止了，《诗》就亡失了，《诗》亡失了，然后孔子的《春秋》便产生了。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都是一样的史书，不过名称各自不同罢了。它所记的史事不过是齐桓、晋文图霸之类，它们的文字也只是一般史书的笔法。孔子说：‘我作的《春秋》异乎上述那些史书的地方在于：《诗》三百篇褒善贬恶的微言大义，我个人在作《春秋》时便借用过来了。’”

原文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①，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②。”

注释

①斩：衰竭、断。②私：暗地、

私下。

译文

孟子说：“在朝圣贤的流风余韵过了五代便衰竭了；在野圣贤的流风余韵也是过了五代便衰竭了。我没有赶上当孔子的学生，我是暗地里向别人学取孔子之道的。”

原文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①；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②；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

注释

①廉：堂屋的侧边，引申为品行方正。②惠：仁慈。

译文

孟子说：“可以取，也可以不取，取了有损于廉洁的称号，当然以不取为合适；可以给，也可以不给，给了有损于惠爱的称号，还是以不给为合适；可以死，也可以不死，死了有损于勇敢的称号，也应该以不死为合适。”

原文

逢蒙学射于羿^①，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公明仪曰：“宜若无罪焉。”

曰：“薄乎云尔，恶得无罪？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卫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②：‘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吾死矣夫！’问其仆曰：‘追我者谁也？’其仆曰：‘庾公之斯也^③。’曰：‘吾生矣。’其仆曰：‘庾公之斯，卫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谓也？’曰：‘庾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我。夫尹公之他^④，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不为执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曰：‘小人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虽然，今日之事，君事